或

朝

文

渔

明侍御忠烈衛公傳	李石庵詩序	韓 詩學人 本朝官同知有學古堂集	實時泰傳	一擬合犯死當諸賢祠記	再與李研齊書	謝良琦號石雕廣西全州人前明崇碩五十舉人		限田論	孫廷銓進士 本朝官至大學士為文定有文集	黄婧南傅	井丁二君合傳	張將軍傳	三堡碑記	飛雲洞記	國朝文匯《卷三
九	十九		ナハ	ナセ	十六		十五	十五		ナニ	+=	ナニ	ተ	九	國學扶賴社印

577 77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一宫府忠臣義士祠記	唐豫公明史序	钱氏疏草序	王崇前字敬哉順天宛平人前明崇積葵未迎士	虚壞慎論	卓茂論	浴獻子克論	剪宗主国朝官浙江烏程縣知縣若有山園堂集職史厄言	張九臨先生傳	化牛果	重濟清源縣水濟渠碑記	送錢陶雪少参序	張汝胡字及鐘福建晉江人前明常頑五千舉	張黑閣小傳	趙孝康傳
一一一一	丰	二十九	二十九		ニナセ	ニャセ	ニナ六		二十四	ニナミ	ニナニ	ニナニ		ニナー	<u>-</u> +

٨	
designation of the later	
·	
ミナ、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五	申韓論
نُ	高 行字遠佩號念東山東淄川人前明崇積及
三十三	蘇劍浦傳
	李呈祥子告津山東憲化人前明崇祯癸未進
三十	游淌水巖記
國學扶賴社印	国南文冠 美三

嘉靖丙中軍恩貢入京師禮部咨送國子監大司成課積分常最於董倫丁西原子 稱祭酒馬先生天黃敏達博檀產書為文章有古大家風布跳先在以天下為己住 父院判勿欺公諱宗儒經明行修與魏莊集為烟家亦為合志之友而公在香山社 貞孝先生雄若留字伯魯開陽其別號也姓鄭氏先世籍開封自長卿四路像 浙東與莊渠遙相唱和天下學士宗之先生問學而公之面属於聞先賢與旨為述 魏莊渠論學立比星溪之上先生往從之遊莊集心獨器之事傳道有人王陽明在 雨試闌中擬元以對策切直置副車歸里不復布仕追閉門掃軟彈心聖學方是時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 自無願常以此自振先生於是三省加深為有體有用之學不欲沾沾以文章名世 師宜無分於在門不在門常如侍側時則可矣程子云天下第一事讓與別人便是 間正統戊長進士介庵公諱文康請養歸里講學春和里也及犯赞官先生高祖也 男治後學諭以此公諱忠孝廉叔兵公諱庚徵君雙松公諱玉皆以理學養堂洪永 宋資政學士從南渡始家崑山侍郎器先公諱準都尉敬叔公諱姊並封崑山師 作能發古人所未發既莊渠視學粵中當到致先生云大丈夫項自立志聖賢皆吾 鄭貞孝先生傳

我二人,以失律當抵大辟,要金乞提先生正色卻之謂法者天下之平,我其敢私說 勾引之黨堅壁清野以精平協之師不久頓果寇徐海陳東王直相繼削平時有總 嘉里四方來學者随相接當事原推設欲起之道分宜專政非行道之愈謝不住士 國朝文匯《卷三 發樓船之師亦在安南諸塞惟東海防柵寒寒洪武中命湯信國循行。自見至追潘 南為未再網絡之策中还林公潤見而喜歎實情稱通遠國體命世之才以其書校 先生既從海上歸家當事造使街命勞問者。絡繹於塗先生口不言功獨私憂鄉邦 宜總制胡公宗憲侍御周公如斗。交薦於所則軍事先生密陳方書散其瀬海奸人 遊殺兵堡又之而廢矣光生為等海圖編萬里海防書兄海塔廣斥延表險阻之形 軍城之後必有凶年。加之以重糧如吾民不堪重因何於是作江南經略書保養東 而以平寇功議上級先生當世麼錦衣符到辭不受廟堂知先生之萬日頂成其志 子虽気孔棘江浙縣動師徒挽納百姓遭焚掠之禍中丞曹公邦輔造盛谷珍冠機 及答是姓埃可樂會听之法鐵若列眉非祇修信國紀堂實有智敏獨出之去通古一 凡天文地志賦額兵機治道得失質文升降之故靡不並打了然心目。講道吳門清 人速其先是許默齊作遠陝九邊圖論東西八十五百餘里把險規模至為詳備而 杆進呈力應才堪佐修國史解不赴自昔邊微美較以西涼願以東多列成障漢武

皆載凡若干卷世德乃可以不後也華先人之墓其在新鄭旌德鄉者為相國文正 曾祖禰報本追遠法未子家禮遗意也初樂寇功事曹中丞和輔唐中丞順之僧天 嘉福培植松楸一新祀事而乃得弗替引之也建宗功之祠館有家廟在里中祀太 公藏北宋藏宗書象碑經寇燹碑戟圮壞請於執政高公拱機縣尹芟騎起化豐局 宋太師詩甚至先生凡二十二傷日後譜世系之次行實之紀語敕碑記銘誌之文 員論功未及逆作勒功三誓以表之祖母節婦未孺人祖姑彭門烈婦鄭孺人雖己 師公以下有功德者歷久推起竭帑煩新之而又做宗祭儀建大宗祠於第右記高 授產如己子也修應世之替自漢司馬諱祭野唐平章諱珠凡三十六傳日前譜自 解撫諸庶弟篤歲以迄有成從弟若皋疏勒分宜惟禍以死特為經營兆域即孙極 樹純更請於聞く 之旨實默識之生平孝友天植侍二人寝門晨昏為孺子慕自少以至老依依不少 能為六經之文而先生經世著作尤極法穩然先生不矜其能而於節門閣然知幾 先生海防圖說則自男至追潘亦南北八千五百餘里延表花險之法與九邊略同 重光其在餘杭石門山者為少師忠肅公藏兆世設守奉歲速寖廢貽書愈憲秦公 可稱十秋雙壁時則有唐荆川茅鹿門王龍溪歸震小王昭明與從弟若庸皆同志 御史題建祠馬鞍山之陽南都之民惟大後道確相望先生適至

國東文題 卷三 定述說經将以經學顯宝方良史才作學園先生祠記荣陽累世之美的在方冊并 之志事謹整清書其表克极起法子定遊缺户潛修清標卓爾男氏周君雲茂更為 賢伯昌補諸生亦潛心經史敦倫力行諸善者有學園生子起法有聲尾尾述先人 言功在百世高潔道在承先身繫人倫風教之重掉絕一時死而宜有謀也門人 民有浮糧光生萬目時難重念國家民為邦本今斯民之患寇又患倍賦也作減糧 盆口貞孝先生祀之清嘉里講堂父矣無愧馬四世孫伯昌請於提學御史崇祀鄉 然無墨子應龍一衛博學工古文詞與黃姬水王百穀府名先生每以低廉問題器 而祀之卒年六十有八者述甚夥先生晚年推書百城環增肅於耿歌先王之風暢 之議上之特以當時大臣無憂國一爱民之學識竟寢其議然仁人之言聞者莫不戶 得附書亦春秋之類例云 浮反覆致成易養之日遇命受爽一循古禮雖平生志未大展然平後功在海邦立 止於其即亟作敢荒之書。致之量司得允所精發原販之餓民全活者無其三吳之 國學扶輸社印

事者指很不勝屈為漢唐宋所其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複轍之不鑒又鼓其在談并 一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勝顧中有報周元享書記事者公以 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找宣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群臣殉即至數十人在外死 盡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丧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為之諱以沒其布 辨在前朝李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於逐生之記述 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覧其書人競傳寫将來執筆者徵信于是 **赤免各據所見聞它不具論如華平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記庭變與化** 君子含痛何心於地下。家皇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富若小人氣盛階張出小牙以 見用於世猶集遂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非祚盡城此正諸 根寫助動見否塞大者緊獄成邊小者放發田里而其曼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一 而書中機排鄉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一十人特多想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 于齊指者流世所威弗信也君子猶以為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 古而有然理可曲逐事不可以偽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琶琶等優新說特甚近 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於奇動混自 與沈甸華書

聲見魚龍之顧凡四日不得行有北來駐防江南共來巨艦張飽帆掠余舟飛渡都 癸亥長至後余囊所著書將返星湖之里。丹經熟于職值北風大作鼓白浪汹泊有 數百不止余順同行金生數日人之自絕于天也有以故用武之日處男自竟戰則 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福配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普楚蜀之鄉終起 誤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始待馬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孰非熟臧熟否當學然胸次于僕言有合也歷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 誤其惑視聽而清記載常能測流弊所至與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 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别名也 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视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私思 國南文图 卷三 而難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于君子一等使覺者于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踏 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為後生小子所推。又無它書以糾正謬 之子。方今故老猶存某某君子。某某小人皆可思思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 一隅騷動曼隊波潰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尚為逆素諸臣富貴地其間軟是 阻風施子機記 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慎于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藉口恣其凌樂智者直為 國學扶輪社印

前衛居則聚處遠近望之臭不惧氣亡精銷其逆能當遣之出心給器伙厚厚飯載 便畢適所願而去誠有所大不忍者。一士之困賴其輕重何如也古之學為天知首 抹稍遲溺死已二觀者不敢詞問數息而已故急以長風導之龍伯走驅馮夷效職 呼。不得安任馬達市食飲横生事端其在身則鞭撻萬工旁及吏卒有出于意外者 具必度必備人之所責天地順之浮文海絕淮四皆不踰旬而達益長江且失險况 立言者與其慎于怨而可干是持其論各不相下。俟番于天道者順之 不見頃之萬档破浪岸駭波翻擊一舟沈之者先行李不暇計值水者十五六人奔 過不火而災不寒而鬼使復治程止宿留阻不前将見濱江州色列肆之民為機叫 以下治礼皆以先方其結隊而前動號千萬陸則歷埃塞路川則熊幢城空城設所 而行所謂恒其德山者雖為然在上都有意憫之亦莫可指手矣金生日不然三代 其小者光光余也樣學專提進無所用其才。退不能保其私徒以生史之細沙歷山 曰不然而宜回屈平以下不諱其怨至著為詩驗君將為聖人之徒機抑止求至于 有馬縣息有驛舍所止之地候更供億惟謹改而從水則擇身之監且鉅者利沙之 川特近代之供開廣名山之家牒群安即国恭確自古。時於通遙不拒顛躓是有時 贈光禄卿卓午趙公傳 ١ 9

都下與師友相切則明制中書為間當供絕寫語軸外無它職逍遙朝請引領重就 典碩宏雅出其上已恰鴻臚浮江淮探會播出穴名山大川之氣軍見于交不侍车 登雷與子琮同現席。其理政受業馬時宋氏以制藝名一家公雖敢随從游而文章 咸以積善好施稱里中、父有光始修儒業以公贵封中書舍人詩書之澤發祥有自 清以孝聞及爱仲弟士縣數十年同居此點無問言。旋丁大母親哀毀盡機里鄉稱 者為無用之學之卯分及北闡所學皆名彦原辰奉使宣雲随乞假歸里奉大母温 冠帶出通賓客其志務深析治亂之派博精前代制度為天子與治平。不喜人 而已公獨不然取大學行義文獻通处于所做土舍琅琅誦之日課發二十葉然後 久而克昌公生魁梧巍然散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受知于鄉先輩鴻臚宋君繼 之於未方擬入朝候截俸及逐值來陽被兵城陷公死之処按御史據實以間使贈 為十八世自是籍組蟬聯中第相望討為華書。景傳等景類為公曾和可採為公祖 光禄即把鄉境生不獲大顧于時沒而被其禁可哀也已鳴呼百六既遊天地將崩 百登賢書傳誦已遍海内矣丁且捷南宮出清江楊機部夫子門釋福官中書得留 男格開國子夫水郡趙氏实实東年間矣入明名文耀者以進士官兵備副使于植 光禄公諱士驍字中午。采陽人始祖植與弟格同登金熙宗時進士累仕植封開國 國朝文匯寒卷三 \mathbf{v} 國學扶榆社印 人消儒

.

羔裀笥席寒燠之具誠不可不講也延臺思險驅峻指雨据風色華建南鄉鉅周悉 書曰今有人奴執耕稼婢典爨炊難主司晨大率吹盗牛喘重載馬沙遠途私業無 兵家多藏革。居有所循動有所用事變猝起登城而呼夜則聲相聞足以相應畫則 弗修雖有智農草不墾矣且夫一夫當關何視不渡今使液壁丈原雄蹲殷路糗宿 編餌而魚進子釋鳥號而鳥巧數無憑子克有濟壁諸老農之治田大剛小畝耕地 到明之重一卷三 禮園籍以堵瀾郡巴依之樾順茲者震鄰弛就復檄梓乘城要法以示遵守茶屬吏 曠所求皆是不可雅容而甚枕子故曰春日遊逸不毀羔祖秋露渡葉不剔首奉夫 目相見足以相識以山民禦山寇非如平行四達之區敵可一鼓上也楊融與諸葛 圖敵至獸駭雖使墨子登陣立夫握算其胡能凝故訓習土者要在乘時令人能執 如山柴積成皇與魔垣崇屯替屏城而又士卒而立戈敦電閃縱有索鐵伸釣之九 也力丁饈女耕人也常勢液茶運土滋真耕本也長鏡短钱滑華夷耜耕器也數具 不守數十郡不知有成法而守之而棄而之於賊也夫撤矩無不再規無國營何斷 **顷者荆贼披福連下衛岳數十郡非賊能下數十郡數十郡自不守也非數十郡** 不能傳翼既騰攀空直上何者惟其制具修學隨時園應百不失之道也然先事勿 乘城要法序 * 粹 甲 茶

L. Lander 謬膺劇地常牆塵封筆墨為餓風雅俱般俗吏之不可為亦因茲重有感也時信兒 從豫水涉珠江其所過山川風物那色乘語今昔殷與之感盡見於吟咏間故幽潔 異抱鄭衛之由而責曠爽之寬游西北之流而望江海之宗子。青來自桐溪汎彭麵 棘悲不亂世而生怨華車有寒苦之述自社為騎著之語學步不至鼓學胎識是 近代以逐斯道日到冷寂為發風推不歸,其或因人之尚忘己之實故有非窮途而 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遠觀則之人其辭慎皆各随時當難與相謀 來詩閱之快吟一二覺意况爽颯如晤故交因論詩家者流欣情非一先志之人其 序子簿畫應應未遑也適長至夜天空月朗柳葉蕭疏散步中庭朔風襲被隨取青 如屈守悲壯如蘇李作者自知之讀者共知之矣夫青來遊與未幾奚實已滿了乃 思求有謀面之素今秋遊粵始得相與定交深慰畴昔一日出粵遊草不干請為 曾悲與來微寬亦安有能說能賦之才哉字子青來生於寫水接壞我吳而聞聲相 存。停日。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丈夫山**高水深陟降觀覧非有識之士情往 也召南有云維鳩居之謹序 士君子才識之超邁經述之淵微未見於行事則每託請登覽吟咏之末。以志其所 粵遊詩草序 國學扶輸社印

30.00		D) 150	- September 1	No.	e da Pelant, Re	ange sa	Sport of the S				instant.		ing - Pro	nestra flore	
															在
3														1.	兔
1						,								ļ	逐
•															9
	:	·													・
				. ,											在旁遊命書之以為后。
1															為
W/).				:											片。
													•		
		. ;													
						,									
]		
			:											į.	
•			,												
an an															
P				-	·										
									į	į		•			
集					*	•									
本															
						ورجيت		(SC) A			Sec.				CE CONTRACTOR

國朝文匯一人卷三 樂以和神人是詩歌之祖也如是則開百尊文教者實好矣而乃歸功於後世葵葵 謂大江以南皆百粵之地也史稱好巡狩陟方前於養梧之野夫好重華文明而典 十二州之境五嶽柱之他四嶽方城不過千里惟衛居楚南吳越歐縣盡比景漲海 之文人光然則五嶺之開聲自嬴氏非數曰此為疏鑿地脈者言之也漢武因之命 溫風乎大國之風哉安可以卑人而少之又何必追晰其為楚人而羨之哉此吾所 子真産學之全州初在零陵郡為楚上游後代乃隸粤。今該觀其所著論及詩歌英 職方之制形祝融朱鳥天之氣候不任偏全未始不笑為河東之說者拘墟之見也 難平為丈夫矣沉交廣在勝國以前。未始分也其分為交廣分為東西學者持時王 · 文自三國六代十家皆百粵之精華也又何疑於西粵哉百之者統詞也統物而言 之間視四嶽難為昆李矣火為水她故東南海及江漢配馬離火文明風水相遇未 何重視河東而小視衛南也讀唇處之意南交刺揚秦漢持踵而有之非創也且夫 柳河東文人也自柳州以後文章乃進世儒反其說日嶺以南文教自河東開之是 有如茲之瑰偉者也由是言之凡大江之南英雄崛起分裂自擅輔裁國憲漂續人 之有萬統馬而言之有百一也譬之論人者。全金體不論獨於一爪一髮索其瑕疵 謝子貞文集序

為言惟孝源駁之大意以天下之力在秦閥泰關之安危天下之安危時孫督師欽 其人雖與時俱往後之君子、既其遺編斷領想見其主臣遇合之際未當不憐其遇 先朝末葉亂起潢池深血禁庭其獨始於當國者追持其議而烈宗及势十七年。 將至不可言坐是疏凡十上皆留中未下而潼關販大事以去嗟子。馬程武陵義與 兵西安将有成效恐氣力未壯意且合江淮各鎮之師併力大舉恐單師直提一敗 而悲其心也。吾郅车孝源先生在烈宗時為名給東潼關未戰以前廟故多以連戰 國是網邊界並伊無人而未必盡如光時草等之力阻南逐其禍遂不可救者也此 旦宗社不守完與古之亡國者同數其後人皆歸咎於臺隸自今論之夫臺諫中等 夹 **歴歴如樗補子。北地山川有一於是平宜其變也如子貞者其亦不負學之山川也** 州若日百粤之為山靈奇超忽谷作人物象馬之形。其水清澈可鑑毛景滿湘水底 改人但以秦漢歸之其言似是而非矣韓昌黎之誌河東也明謂河東者作進於柳 地盡日月之表堯舜因之後王德薄渐失故地至楚漢遂有問位之事。或籍復不可 四將軍出桂陽下灘水大率行師之道而非謂前者盡屬荒服也傳日神農有天下。 李孝源詩序

之為愈也嗟光宏畧而值板為騏驎而遭九折。敗國亡家自古不少如孝源亦便何 封侯立殊勒異域名勒景鎮斯足貴矣若區區但以文字傳非丈夫之志然較惟會 為將伯繁天下之重是前崎廟九州其意軍止以文字傳耶竊意丈夫生世上者取 散失我馬間不可發獨此則伯子所為詩也里門時君為點次今首為顏行以傷伯 言詩乙酉而後天限南北並其他著述亦不見哉在壬寅仲氏鑑湖一葉南來訪我 孝源以長源之才。而僅得一伯紀之遇且其時疆場之事風鶴日聞而又皆堪之感 伏波山下執二冊掩涕只君不忘先伯子亦計所以存伯子者子伯子他丈及封章 源天資英上。一切詩賦古文群援筆立就吾知之於孝源作令時自入掖垣絕口不 身雖死而其言在古人云言之至者不能載之於書。如妻者十疏之類是也維是本 繼起相踵為奸。利盡日深至陳演經藻他輩尤庸碌不足數使中書有人 無文疏臉仕享庸福於一時與處應俱死則又孰與丈字之素可以傳斯人於不朽 子且拜手地下。金開鑑湖言不覺失聲孝次長我五歲今作古人且十餘年。當其身 填無處再後崎嶇嶺海以定策麦立堅請於制不果就未幾病且死時人惜之以為 自而有甲申三月之事。先是之数人每為孝波所持意弗善也遂段他差埃之南行 網常所係不肯以起復二字。取幾天下後世當其時止有一死孝源甘之矣願孝源

國朝文匯 卷三

一者作好我者多指為住宦不宜于陽應而皆之如故久處荒服思得一知我者論定 於空言無補之文不止悲孝源亦因以自悲矣。 憾造編斯在光凝之靈綿結不散孝源之常在於天地間恃此也再奉性解詩意此 牙不復嗣音也雖然以孝源之才之遇而迄不一用而僅止以文字德則余之喟然 之乃王孟津久死今孝源集其盐次復出禹奉手。余又何望哉余悲夫鍾期逝而伯 國學扶輪社印

雅雲洞記

陣雲戰馬劍戟相列如然獅獅豹有鳳相看有照解者其意且點看如确候數百更 三峰肺石鼎岭山额溢出飛椒四酸縣發下垂刀族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壞者如 题楔折而上有巨象一般可十餘國自山椒順外下港鼻與歷牙相門此雄未決若 爾何求多為先登者呼回此中大有物益先内而後外為拾級而登米門照堪時官 北道傍忽見山半壁如牆墙百仍嶙峋色悠青綠結陣而來馬上神脏同遊者見此 點山多重樹不及亦石亦頑自沅入鎮遠可四五百里皆然疑點山止此矣偶鎮途 即前所云飛雲洞也彭敬思落萬山飛動金點悟日何奇怪乃面城濮之後一戰而 有待者又骨一院為平豪爽道如飛樓數問問可收之下臨絕堅有石榴為遊欄外

緊引手飲澗下如絕雞跳躍追逐木末如禁馬志胡搜身欲動其枝而定者為聽為

武以前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柏正對山腰飛泉一股瀉舒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 在人 夜即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即此一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余當思扶與精靈所種不 乎此洞尤物足以奪造化之巧藝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飾諸山哉昔 一年 一里 一 棄而弗取也選手自孫渠負因點滇萬里隔聲教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廟 置此在中原五旗間為人耳目近玩反不奇矣,押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 無足怪者吾行天下多矣河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此於荒政蠻裔之鄉光者 算養浮為古潭惝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點山之洞石之頑蓋有由來始此洞之故 釜為草幹為胎銅為珊瑚或挨行藻或結支蘭或圖若壁或半若珪種種不可思議 學難為兄弟石唇掀舉家然為然乃仰觀門前古柏高四十文塔錯離亦似在漢孝 非越也寒神酸骨不可久留葬前路下審視門半壁外大約與門内所見相勝不相 盡有西南之地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雖然此洞不見中國人久矣又 水湧出。紅出龍一枚以為常暖龍神物洞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日雲從龍 榜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水海海流出石乳亂下其龍桶欲過之間此中二三年大 洞中兼而有之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巨蟒塞路狰凝矯首而出石 則在物點中地自莊路闡以王滇談為名賢供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在 P

題南文图 美三

作質之少祭徐公太守喻公錦之片石。附洞不朽用敕山靈自爱時二子始養隨住 颇怪見之而不為異與夫不能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馬也路但平越乃檢送中是

並記

三堡碑記

肚節暗陽取故乘而閱之原本山川相厥形勢。知其要害扼塞之所在往行編發為 我者視與馬行部有不率者視柱后惠文在隆隆平保障也哉**乃於仲春防河之**暇 直指陳公按晉之二年、網舉目張領挈表振雀無角數無弓於無尾虎無係道有弗 逋逃數而總馬憂之爰立三堡其一則東北之紅土橋也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為孟

單身隻騎員優見告矣先是亦有以土房數樣報山麓石梁下可容十人為若輩項 毒孔道土焦鹵不宜水民上居難以故輔軒前旅之往思非聚眾不得以無事行而 怒不故題遂廢去則地勢使之然也公日此非發高望逐為久大基不可。其二若三 去城可五十里山之西盡為凌井可八十里山勢給舒條蘇群路一髮夏日蓄冬氣 則坐落城之西北為天門關為凌井蘇而處一道相連互為首尾山之東盡為天門

鳞可二丈計攀藤童難為複樣而上綠林者遂依此為窟穴如祖伺茂草如熱伏深

陰森畏人兩崖山骨如輪国熊兕不可名狀旁有深溝陷其脇稍上為石梯層齒積

達有司發兵擒排而椎埋之侶已入無有何之鄉矣暖夫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自有 林住住見取大市兒校重貨輕到過此勝者瞭搜者機器所有而甘心馬得手随道。 若吏此土以有此民也地方有大害不張隱禍不消福暖時何及長此安躬光為 竟成則已具未有明知其可為而相沿日久視為尋常以後人而復該諸後人而 此山而行李之往來以性命為當該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公乃呼縣官而屬之日。 處監以堅墨宿以重兵而将角以提其勢亦安能直驅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哉若 石天節等出邊引北兵自天城徑趙三關直抵太原若得山之前後凡隘口關喉之 弗推為此若何做千危子無形無聲不可忽也伊可畏也且夫看非無事之國也上 原之勢張於星火安在潢池之弄為可高枕視也且若不讀陰符穀城站書光為虺 又無飛澗流泉可以佐人煙火者談奴徒之戰場而行人之陷阱也明公當何以策 此者非容民不以畜衆非建威無以消的三堡之設吾所以再四圖維而於伏莽之 谷雲中去塞外僅一牆之隔耳不必遠播前代即加嘉靖辛五大同變起倉卒叛軍 此則取袖中三處圖繪而譯之曰某處可以伏奇堪處可以設險事如為之而不能 可與之深言天下事者也且若以此蜂蔓之毒無足重處乎沒鯨之波清於螘穴燎 悉前狀如左余警寤日誠如執事命但山形覺嚴狹紀斤埃難置心命因之為利

|國新文題||《卷三 棄先發不至仍如左右厮役者為扣除為那借不得實惠具是則青衣終情之侶何 改核習練務令巡哨得法草澤好完湯然掃逐即為若功猶是故態復萌拾過波雷 必讓投石超距之能殆隱然一堡一屏桿矣而又其勞逸安肆縣官得而問之不時 丈二尺寬丈六堡於天門者園約八十五丈高丈六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園約二 堡各五十名按月更酱即以其賊之寢發定將領之殿最尋以舉事當面其便莫若 嵐知州夏公與余董其事,楊工吃材,相度基字,計堡於凌井者,約園四十四支,高二 十四支高如凌井天門而宽少讓各為門一。酌守兵於其上先是議取標營兵下每 我小試控取以俟後之君子作全鼎一審觀云耳於是隨發贖錢一千五百金命岢 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日安民日全民明平建堡設防之為民也夫民吾民也盗未始 梯以絕仰舉路其功與修住相為表裏而事半功倍之矣其堡之在紅土橋者名曰 於囊懲不可得也此不亦堅壁清野之一法而久安長治之要務哉至於除溝之害 取縣之快壯精勤者為輪戍之法如前而月糧之設即以本身之工食給之但須總 則用大石扼其吭鑿雨峽深入之用胡粉與煉鐵二者為攻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 即為若罪庶幾道路一清而太平可想見步沢行之無弊則他郡故之者必服即萬 外患猝生在我進足以戰而退足以守欲復如向者之逐孤免於原野而探玉帛 國學扶輪社印

閣人報日事急矣靖斗绝蜂並指三下唯西郭有高及地可作戰場余逆披甲上馬 帳中放衣起将軍亦至林頭的夷酒益腹干目将軍飲乎應聲兩手接地一飲而盡 非吾民也民而失身為盗城之惟恐不匹誠使往行之子計無极過革面歸農其欲 將軍隨馬尾幕賓陶生护子格止之口、天石無親一為所中猶粉矣我但坚望不出 語若有云友龍反者三大雨如何盆邏者陟即見贼營火光葵葵走報子。予方熟脏 叛帥陳友龍扎二十里外。予先是持牒講拍來被亦陽應因不疑我公遇則聞有偶 靖州是日坐馬不病暴死前發黔陽左纛拆識者皆云不祥余不之信这长是入靖 起家庚辰進士。随傳前一日蒙恩召對稱旨次日报御史臺是年按部晋中。岢嵐知 為一根慈年可三十。念城名難以久居解甲歸左良玉良玉時方為名將節未變官 将軍名自強奉人少隆縣林為草盗喜殺者酒底眼狼面蜂胺猿佛遇陣光登人呼 生而安且全之也又豈有異馬是直指意也故因之公諱此德字都生湖廣零陵人 王武請無點提借行扈從多力氣貌類兇很實乃此謹無他以是年四月十三日抵 改革游差總督羅撒為永州道守備予以順治丁亥分藩永是為長官改子奉定南 州夏揚名字寄電山東昌邑縣人平丑樂人 張將軍傳 十二一甲

西南文园 卷三 乾沒德義動遠近家素温周恤任俠不事封殖交遊多最遠風概修整雖幸帶如士 井君名容字寒泉節西服柏林寺人必業儒因於有司遂棄去為里胥長勤公祖即 是亦將軍之亞矣、 復以無仕為念将軍竟死境古令善戰不封侯豈直享廣一人哉禹奉已余時麾下 辟易落溪澗中賊渠方寢兒持虎鮫縣係龍揚威高山頂上将軍控黃額浦捐揮刃 彼且為散耳帥居中軍以城為能勿出便全笑曰。生何怯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神將賀進才者和亦黑山種落與張將軍分隊出將軍戰北賀戰南箭不虚發洞賊 坐使酒不為當道所喜究亦不帥心何将軍遂製鹽取舞袖日陳紅灰濡首轟飲不 忌余功上章求多於子子解官歸將軍落青門數年後復從西号線伯立功桂柳問 餘級得馬驟點仗稱是是役也做将軍全不得生還矣當是時湖南直指其職於軍 直取其元於萬軍之中得謀者曰此友龍頭也賊陣既亂我軍來之斬哉一十七百 山谷諸将相視錯愕選蠕真敢當先張瞋目奮刀暗鳴霹震挺身直陷其陣人馬皆 死因大用西門接戰見與馬雲屯軍鉄拖鎖割逃如煉風朝車定發煙點面面預漫 可十餘人為碾所傷斷其左右點質猶忍死歸營以門难升之隨千行問數日乃死 井丁二君合傳 國學扶松社印

中原無虚日公妻子於提與国科鄉可為固園計又不屑以武人進身。日武如路淮 中與如晉室南溪祖送北伐公籍梁郭塢主以為煉兵積数進取之本宋宣和之學 者輩亦望風流不敢防公無下時有公友謂之己君疾惡太嚴恐不宜亂世公正色 咋古且不測士子一人正因公開之徒步蹣跚而來青衣風知公名拱手立公毅然 手劍數其門其人長跪負刑詞雖乃釋然亦終身街之不與交崇禎末希群遊横肆 野敢殁生平哉公生同孟常其母死中客數十人偶里中學完為禁院做涉殺刺公 就少差刑即剧孟之為人說於財為博徒海且盡奉又取價飲将子弟·屢致于金人 君子之容人有不平事怒形於色網辦令折衷於理不為滕絕里有士高材新她翻 亦都人居都西郭名如洗字類水性剛多力善騎射府面刻事係舜如戦身長七尺 去其後此生致身甲科多著述為名臣。知人之哲人以方應門平與諸君子馬丁君 曰、某生公輔器也即有事。當白於庭不得心狀國憲潭漂三尺具在群稅縮頭汗流 **齒市兒為人控牒府主牙兵如鷹鵬肆搜紮且衛而食之都蒙鳥獸散道跡數十里** 有急順散之去不用質刺於最易強壓者禮其除文章之士視撲滿軍則隸而此之 日是何言君不見萬錮諸賢至今在也胡廣中康雖三公吾死之況吾一諸生居首 且羞與為伍吾不為耳。古來就也长文蜂起城不可怜則有健康可以樂候以佐

一變乙酉大兵驅賊渠南跳長安果穴一空群賊猶沒塞山谷東西唐治析虧間縱橫 無非賊者圍寒重西公領兵出寒大戰凡二十餘畫夜皮原不敢遂遇害公之同事 之寒獨此明寒一塊土恃公為長城賊竟歐脫視之不奉偽朔緩百里耳會甲中國 陽日威易與耳歲在庚辛壬癸大河以南泰蜀江楚諸郡郡無不破之城城無不破 國朝文歷 卷三 勢臨張公率羽林健兒奉命後剿陛解日帝親劳以金殿劇飲三戲遊以滅賊自禁 将軍令東與之角威多敢去我兵逐北斬城公亦匹馬間有所為後率以為常公陽 之俱盡而已為起鐵治治戰具召募死土因水利屯田百餘頂賊來公上馬督陳如 堡署日明家塞近寨有明先世者更始基之公遂經营於此誓守勿失日賊來吾與 城王師襄足此壯士揮戈之日志士畢命之秋也乃即沒水之陽距鄧六十里孫一 武移站人坐手無害。亦資西河豪傑太行忠義之士。今汴雜既陷秦楚不守賊原日 身長八尺扇背隱宮親若神崇複癸酉流冠李自成張獻忠等渡河以南居掠郡也 愤公死前一日,手削一朵版墨書其上旦明家塞丁如浣死所,人乃悟命塞之意云 守備回紀人海寬舞樂相收殺數十人力不支亦死賊以麻油鑄其船為獨以泄其 公諱得及字虎山開東開原人以部卒起家會東方有事。奮起為形面紫骨角死律 黄蜡南傳 十三國學扶輪社中

與平高條財心洲其後又有東平劉澤清駐淮上公如前以衛京師於斯時李冠固在 接不暇問不洞草穿胸者販中號日黃闖子云未幾以斬越功多湯酒陵鬼得借以 駐扎光固唐鄧問賊開風逐道所戰克捷大有功控佐少命中然後發發者聯珠應 時可法祖前代遺意倉卒中立為藩鎮四軍南左良王駐武昌廣昌劉良佐駐陳雅 無虞進秋大将軍。尋骨情南伯食邑儀真中申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公開之源血誓 以 月 上 三 一 一 二 在將手殲之以絕後感而二子早已北渡縣舟縣磯下是天意也南波米文臣死難 天哉門庭之寇既薄於西而北來之泉亦復壓境一人紫屋有死無二刀舍舟上馬 馬士英素福王私逃院安王微服出走至公所未及整報追兵通至公太息日豈非 秦嗣未於也閱明年乙酉王師南下。豫王直搖金陵英王自關中驅闖賊由漢污來 眾將北發與之同命。會南京大司馬史可法推戴福玉為社稷計是為宏光公與馬 為所賣知事不濟乃挨刀自刎而死時公有二子在私公先是騎馬沿岸訊家人 步不敢過采石留都人心稍定而豫王大師已乘風便帆一夜抵秦淮河上矣權相 良玉水師萬據被江東东名曰救太子至安處焚九江。江東都會汹淘不知所出公 力戰會劉良佐已在北軍謂公日勿動各有說蘇已中公院公素良佐親盛不意逐 乃渡江而南屯兵無湖以障良玉良玉兵當鋒無不縮手倒戈洛長江兒者無算、 P

国東大国一見 者維揚史可法武臣惟公以祖宗三百年養士之恩而食報止此說者謂成祖以煎 知如何短氣此魔陵歐陽作五代史於全節之臣取三死事者十有五而雜傳之中 諸人何罪至此極哉天人怨恫真精丧亡固應寒寒也若非甲申之變死烈皇難者 乃取就州司户参軍王疑李氏之妻為之三數其意亦良悲矣 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馬士奇劉理順陳統德諸君子二十餘人則後之觀者不 王靖難甘心建文年牲國良到若羊豕苗人於倒以其族視白馬之禍更烈彼方鐵 國學扶輪社印

哀帝秘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顷過科者没入縣官此其議 於人情也益上世寫朴未散萬法相維故其君可以取建而不爭其民可以稱耕而 本於董仲舒欲以抑張強塞無光少近古井田之意為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述 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冰寒火熱一人之身股長 國朝文匯人卷三 情而好為萬論動以法古為名甚則為王恭不甚則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昌足尚哉 夫生民之有豪强質弱亦如是馬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無萬威而情意王者平其政 指短萬泉之表鵠白鳥點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徒無算因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 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况又數百年改則古昔而為治固未有萬法俱 移寄徒應空名則必有據奪橋處適資暴更而民始限限然亂於下矣天為治不本人 改而丈景之民富在所以無取之者而己固不必其再全也况當軍旅災侵之餘民 則參差群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資漢之初興阡陌亦無 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平也夫人情驟見傾在必不甘棄其所有此不有瓜分 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歸農药有辟草菜以贈國賦者惟恨其次 及其易世各有分土紫葉而安遂欲裁多就寫推强為弱為此紛紛老貧者固懷非 阻田論 十五國學夫自上下

鳥謂寄哉夫人情所完既不能無所殊異上士澄懷以味道下古嬰欲以私智達人 志在哪相代化忘寒暑終不謂痰該各有寄爾也今日作吏所寄尤多巧者既以權 腹而堪廉實操舟車犯霜露逐風浪稍稍居物致蘇則舉籍相屬士人揣摩伏號而 釋之曲士執之又其放者使仰天地之間百年恒苦獨促至故畔散六經滅棄風雅 倉皇投袂起呼駕如不及抵搖出郭門去恭應道周瞻上客車慶或游像從軍中來 罷境內父之諸少年禄速胥屬庭既盈矣爭欲言事又有周走而降者日家至矣即 鼓笳数紫起而為吏又近塞垣欲準畴皆人横琴在堂洋洋綠槐白水間或非听矣 取富屋憑龍自放又思林林名務動為大康静而樂動無事當咻咻小事則張之前 授以羽書則負替失前驅風脫下周視虎落喋喋而佔佔以若所為亦勞且勤矣關 颗之吟苑 為有用且私念此以蘭臺雕閣中人矣。令親子似弗能者此者則安等子。暖吾寄之 以除累去深則甚矣夫農旺負来而歌推牧旦出負新飯吃害至夜未雕然一色奉 刀我友或書示之日人情既不能無所客。今子之為夷漫與不遑都即登對移教 可得名不必實的可以獲上不問民心者其能者每見歎譽即上官亦稱服其才以 驪城許集自序

彼之所以街吾或者其故三吾之言曰二氏者都道者也吾之道是舜禹湯文武問 皆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裁解脱者和實無事常常徐春 者終身持齊誦經求福庇點者借口心性之學、職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滿二者 臨大節侃侃不變色提志不幸遭世親處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汝血又磊落不能弱 於紛勢一顧總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為平時開道德仁義之言亦於 路於是掃除一切始遊於方之外。市以銷磨其意無若是者僕謂之解脱其一役役 於耳不當於心想面目隨世俯仰即節獨處私念所為多不合於道應人非鬼意思 其所趙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既己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故一 有二。其一性本豪強少時讀聖賢書多名義理教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其監 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切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 僕自守雖堅尚未暇與辨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 倡為禍福利害之說以相等醫暖乎我輩越都針者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 研齊足下鄉者與足下各為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刀扶整道教 Ą 一事別立義順中正即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彼以此立聲名至 再與李研辭書 謝良琦

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我此不獨二氏談之尚有志於 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 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令或善者不赏而惡者不必則而吾之禍福怪不 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能無得失有得失 舜不教人以煮而天下皆樂為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為忠臣其實可 爽此彼之記一也又日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說二也 願也自據其實則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級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今行則彼之一 則是當到未當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消亂馬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 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免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於前此吾之一說 国南 子目 美三 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及 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當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當罰於下 身誠修。告記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記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 我或不能免馬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當語足下日此在吾修其身以勝之而己吾 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說又三也吾之一說固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 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元黃水火之爭其與足以名亂吾之徒數千守其 一丁 國學扶輪社印

一該一通僅悉其大略又聞王公雖传佛乃是解脫之流趙向未定慮足下攻之太急 那美 直以聖人之道而凌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簿而不為的海而 其胸中所見再與足下商訂足下倘另有獨見遇便人併王公書俱付來幸甚此後 道其解脫者極當徐審其所趙久而後定也前時時每每起行足下所與王公書止 其淫邪奇異之行有二人爲一則不得已而解裳一則不獨解家併為其淫邪奇異 我者仍在也請即以裸國喻國之東以裸為俗則其事必非止於解蒙而已也必有 再有以立齊名為言者亦不好直承盖扶監道教我事之事不當居其實而群其名 或反堅其志成己之過又應王公遂怒於異議者禍福利害之說自同於陷海故悉 之行。此亦不待智者而決其賢愚矣故僕謂今之忠志於二氏者其陷渦者。己不足 者非謂此之愈於彼也其事不可得已也不可得已而後脱乎彼入乎此則其所謂 此猶不覺悟則下患不移矣今有人於此其初無意於佛與老也既入其教則不得 不為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獨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 不行其道故禹入禄國則解家順俗也僕則以為不然夫我始之脱乎彼而入乎此 則不能無罪爭則能此势之所必至者也自肯竟好禹陽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

股削無餘及於敗亡之後區區江左鄉時所謂義兒媚子猶相與怙惡擅權依重亂 之權治人喜怒而以其身與社稷從也幸而懷宗立逆賢伏誅一時姦邪錢倭翁附 歐陽修旦臣者礼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以為女色之熟遠之已耳官者之為禍雖 政卒使舊京茂草宮嗣泰鄉其人亦身曹原野終不悔悟其流毒又何無窮己也宋臣 之徒寬逐敗后諸賢爵赏於証思禮有加庶幾由此保邦致治然而根本披傷元氣 上木之變真錯辰淡之能非有賢人君子則亦不能危而復安夫賢人君子讀書多 劉瑾幾危宗社賴是時傳世未久高皇帝德澤在人故将而去之猶不至於既然而 至於亡人之國也哉思觀前史所載如此類多有漢唇之末尤足觀點明之先王振 是哉琦當論世至於此事未當不數息痛恨深怪當時人主不察也以其生殺千年 見往事其於為忠為良料之詳矣才銘鼎銀亦豈其所願以為既以身計國此事不 聖人建萬世之業然亂明之天下者李自成張獻忠也所以召天下之亂而其國本 除則天下國家非復吾君之有故毅然為之而有所不敢避而豈料其終之必至於 因以亡者魏忠野也嗚彤随尹之福使賢人君子被污係遭惨戮己可慎恨况其故 明運既終天生 擬合祀死暗點賢利記 目息。本本亦分

遠近反覆踪跡務盡根林痛斷乃止逃越俗喜關很而蠡博髙漸獻諸邑與東魯泰 無虚日。獨南鄉以時奉故得無事總督張公開其名屬邑令某名之屬以擊賊之事 喜學賊所居縣南鄉南鄉之村四十有二遇有禁必率其村之敢勇者俱赴賊逸去。 實時泰者義縣人少智奉勇性愚直見人所為不義斬面話器鄉里頗憚之生平獨 到例之涯風卷三 時泰固性喜又重以制府命故毅然不離然猶重與之官止易其名日鄉長時泰已 而祀之非獨謂諸賢忠烈足以風勵將便長國家者知官者之於人國如此不當與 山齊河。堪地相接其間推埋割极之徒尤多會世亂所在蜂起五之鄉北東西焚掠 之以權而於賢人君子亦知所賓情爱趙也哉 事必且痛哭呼號泣下至於目皆盡裂也先是諸賢奉勃謝祭各有專祠琦又位合 美成仁正義皆可無憾獨是無益於身無益於家無益於國琦意九原有知傷心世 **赫斤不行此忠義之所以及心而天下事終不可為也嗚呼諸賢生雖冤酷死亦發** 賢所為然三四年後官者亦逐東用每軍與大事持命中相重臣必遣官者持節隨 般其心其禍不止可不念乎方懷宗之立之東大亂以為古之聰明神武又親見忠 其後如潼關鉅鹿之戰士未見蔽官者已肾遍徒使東銳之臣。與尸城下猶且在貨 賈聯基傳

受任乃椎牛具酒食聚北東西鄉之家傑而誓之日自其至其凡村幾衛之其其村 為官及在左右時時媒際之於是諸賊聞之皆喜相賀更令其徒緝殺其數并行事 奉卒能告成功馬然當事者每擊賊必造一劉升及役捕者與俱時泰負其能不肯 年。盛之鄉大治時春是時以能擊賊名於養盛之旁色有賊不能擊亦相與競請時 Late Attack 讀書能知所自守其政介於立不詣於流俗。亦其性然也其能擊賊功在藏終不可 老馬余為益令二年頗知時春及時奉至南余數見之既悲其志又故其為人雖不 亦益人甘以身受茶毒得備言時泰生平擊賊狀當事者始心動事得解方時泰置 密以開某年月日竟捕時泰置街時泰年已老自念生平無他徒以多擊賊得罪不 相讓又性執不融通與諸人意見多不合故雖有功不賞而群盗之歸正者往往得 之可屬以事者其任之有事則其與其事其力非是有罰鄉之中有不良教之不幸。 服母對海東條使以首觸地流血聽者亦拍牽丈法無所暴白會被又有趙士皇者 **泯没故為之傳,俾後世知有骨時泰馬** 所戕害欲往他避適賊某某犯於南詞引時春時春至南待理事白竟為僧於南終 秋木雨見盛之鄉又大亂至是已令某重其能將復任之時奉自以擊賊多應然為 有罰相隱庇罰同凡其與其不善聞於泰泰不善聞於官不如約有罰眾皆聽命數 國等林翰社印

秦少陵魔西皆秦地也至於明代闢養復古則有空同經經指補則有華下武功沒 達中外以忠烈之裔清白之家無擔儲而有弦籍閉門十年讀書萬泰胸懷落落字 去三十里之内而耳目猶若自無所主是余之為賢不肖何如也石庵眉垂目凝秀 莫不深退自琢析以終始余然後識人目有眶人耳有竅石庵即温然避而國中早 武子良厅。始晤石庵。雨人目伫良久不出一語呼酒歌眠歡聚三日。知其文章行強 李子石處弱冠登賢書與余所居相去三十里耳中目中不知有一石庵者凡四三 谷池陽漢波諸君子雲蔚林森詞流采動嘉隆之於人者人得而尊亦得而卑。人近 稱和人者不經也吾聞士之名不越於問者良女之歸不出於巷者良父與石庫相 年。余去讀書長安去石庵文九十里。中目中復似見有一石庵者庚午秋過池陽 于景者是得而合亦得而離此二者詩論也亦山水之論也石庵工詩而善遊具遊 而息素簡樸而風華可謂入王孟之室奪與許之標者也夫古今言詩者唐言唐者 之情具詩之情其言若此人又置得尊卑而離合之子。 有所許然一摇豪鋒則渺眾慮而為言推干家而獨往其為許潔以清解以遠澹客 李石庵詩序 明侍御忠烈衛公傳

兵萬人為雨管一駐襄以應南陽一駐陳以應汝宜寇至無人城夾城而陣靜可云 襄城為要地自碩和入必犯治即自英霍入必犯固始襄城則陳州為要地宜分額 半以兵半以成皆臣惟戮力數窓冠平無殺掠之慘則時犯時和則并豐年豐則用 之間以事經南陽汝軍河南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勘民加築且出俸金助之既成 賊刺掠往來無常村民扶攜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於難因議禁西閥城處 國東文理 卷三 特角動可圖牵制是即所以為守汗計也明年出巡按機南真定等那數請翻連與 奏日。臣祭中州形勢賊自商雖入必犯高限則汝州為要地自即表入必犯南陽則 省也文法於寇陷南陽高即杞色封疆何事而以因循為兒戲乎既而宛洛陷復上 啟處接中州之楊丈岳鎮中州之陳永福終能了勘窓之局否若猶未也則巫議更 民時為衛公城又當論城守事宜十三別撫按見而奇其材有警報機模固與謀按 恤饑饉又請正騎兵悍即之罪請革津遠米直及依馬之害又數機沿河諸州縣安 啟屠受事未久朝氣堪策若永福者萬不能干里長聽臣恐以守汴者誤汴並誤全 足故平寇為足國第一要務權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中福玩寇且云督中州之丁 公諱有固字屏君陕西韓城人景接族子也舉崇禎甲戌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時流 視城壘修飾備樂城往往不能犯崇禎十四年以卓異召對中左門力言天下民窮 十九國學扶輪社印

城汴時母太孺人實成之非獨其家之盛也母亦有足多者。 別月じ里ではこ 死事於大同御史從容於五臺與司馬學士公允文皆以節願均靈氣之英也御史 外史氏日韓之地山峭而水船多忠節項國之臣衛氏尤烈都御史忠毅公景暖既 急超至保定而京師陷槓固挟參將王爆及兵一百人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騎與 趙伯部詩九成涇陽心年十六舉於鄉名噪三輔間天資高邁氣度宏深未審使才 輯河南之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數十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享自成陷 戰城圍之益急損固突圍出躍入井。水淺不得死為賊所軟初賊偽相牛金星故中 禄之楨固行至真定聞昌平失守徒諸陵享殿欲還軍救援有旨命固守良鄉涿州 國黃冠故鄉同成仁矣又何議之有。 陽左極第獨知之左死節衛無愧馬或曰公不死於保定之戰死也晚此意盖與信 山作絕命辭而死辭日赫赫皇靈不復卓矣矯橋尤臣無如何矣今日城中。誰之天 河東諸郡漸過京師毕建春督師禦之上命凌駒與楨固監其軍分京營兵三百人 州舉人頭積固理汴時發其惡幽楨固於微欲殺之會自成兵敗西奔脱走入五壹 下也而吾數薄矣遂自殺初公為諸生其文武枯人不知其有大節也韓城知縣來 趙幸廉傳

東上即萬卷下飯眾友呼晤歌部之音畢寒達暑一藝出其博典麗難老師宿信詳 想見絕塵之資矣伯常生高門妻劉給隸公女性好淡泊樂與寒士遊祭樓會橋之 **站轉一經不自日報周匝出之若流水其於管韓繁露绪子少遇目無遺憂恨亦可** 奉湯樂衣十日不一解帶及小愈凡粥糜粱肉子自烹能盤世之不當飢不敢進也 消然私謂其與天游者平。事父至者群居侍立終日。有不問不敢對義印先生病力 之不獲白讀也為人眉采而目顧秀對人呐呐不喜還和善之氣人對之亦不覺自 凌物而孝友籍甚識者目以館閣之器馬其尊人義印先生以戊午名孝廉好古深 年往今濟為余女夫己丑余訪石城之龍潭喜其有父風馬因於其旋也即記其生 思具文武偉略里中從游者往往成住土教伯部兄弟必忠必孝文歸六經每見伯 国南 万国門光 禁者也人能惜之不能知之抱此傷懷欲暫雖而毒閱指為之懸筆夢態亦復十餘 平匡略以付之使天下人子少失父而不得其父之生平者尚赖有父之友以正告 兄視余推讓色情曾雅文意辨之君子所不克望推其志趣竭忠究孝殆名世之見 在己己春祇數年而相勘各以干秋業余即落落就鄉校伯韶己裒然作名孝廉惟 久不復殁年二十五矣。遺孙淹方九歲余時客明聖湖聞計哭失聲。益金定交杵印 不讓夢不敢退也竟冠絕總其容簡連父良己而身焦齊丁丑數上春官歸卧病病 |國學扶輪社印

之也對日 國朝文匯《卷三 築一閉日枕光每當春夜稻香落紅積雪則掉舟招故人命酒賦該即甚醉雞鳴而 尾徒步頻陽影劉解元士龍往來終南二曲極窮其勝務詞章不得志有司乃從馬 樹東西相條長十丈餘先生即是樹架屋三層經之以鐵風來若波撼巨脈其聲萬 樂閱先生姓張韓光稱克甫其字。長安人別業在尼西七里日割耳莊莊有大楊四 共該不覺有老人指海之異因託余記其事念余與克南交十年風雨晦明日想其 發於懷而不能已也先生果閣之西有友曰王之楨氏與先生交甚擬又善余相見 師。今春余同友人游樓觀遇割耳莊但見湖水湮寒問其問情馬無有。恭恭之感妻 青墙寺見其方學蝇頭細指焚香淪茗有若在果問時余歸一年。忽聞其已殁於京 起正衣冠端坐若神馬丙子應拔貢之命對走又三年己明余以公車到京師訪於 恭定公游淡然物處之貌而天游、閱之前種付數十畝開白沙湖放小舟湖之中復 狀猶米處然望見疑為仙人故稱之日果開先生也先生少抱棲隱之志十三游勝 十六成名义七年而是外被事修他將無殿庶数顏関之倫 行以山水為性命。往往有足傳者始不具述令持書其集閱之始末如此 張集閣小傅 國學夫公上印

· 著品易易耳先生戚然日。吾不樂於此久矣吾求免之不暇而有他志乎·拂衣高謝 樂中此哉将有所需而求息於此也先生至吳爱民恒軍剔好羞緊無誤 烽極前息先生訓督點士至數點為不變扶滿推三去禮儲間者盤之先生日吾宣 名。如此而望其出處之合於古猶卻行而求前也古之君子邊然寡嗜視富貴無足 刻別文涯でを三 推入即鈴部鈴部的多野獨推先生起卓暖販貴重矣先生顧獨請外得視點學點 王陽明先生日近世所謂道徳功名而己所謂功名富貴而已選光士大夫患不知 而已非有利於己也 家国而利其社稷故朝廷不可一日無此人品天下不可一日無此風俗也不佞汝 求道德與功名耳知求道德與功名矣而其失乃至於以功名為道德以富貴為功 如棄敬庭其之士庶無不為先生惜者惜之不己相率起而留之嗟子君子之出處 聖天子南巡求賢若渴豁與先生官於是為有善狀斬膺不次握假令先生稍見其 瑚持是說久矣求之今世其然藩錢陶雲先生平先生浙名進士起家司理以高第 重輕然後能審進退審進退然後能不忘君父不忘君父然後能推賢藏能以齊其 不或自言功安知不早建中丞之蘇又不然而有需歲見循序以進内而即寺外而 送錢陶雲少参序 STATE OF THE PER 張汝瑚 國家臺

敢與並達者猶比之浮雲過太虚况富貴乎者聖門言志說者以為智點之虚不如 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馬未敢以為非也自駒詩人為國留歌至動之以公侯 要在内斷之心而不必徇乎眾敢皆以為是首求之心而未協馬未敢以為是也眾 詩日啸傲東軒下即復得此生又日世短意怪多斯人樂久生二詩其在去彭澤之 未開有設施究竟記之空言耳曾點所云幕春童冠浴沂舞等固人人有之不待學 三子之實不知三子較虚曾點較實何者三子所言皆兵農禮樂之事終三子之身 仲尼言不義而當貴於我如浮雲今先生義而富貴亦浮雲也彼唐虞事業干古莫 慰之以逸孫其用心亦云弊矣而賢卒不可留無他賢者之志決人不得而留之也 後光古稱為臣者無以有已是釋為臣而始有已也有已而後可以得此生得此生 此已實之而點之實光生又將有以永之此其進退綽總視三子何如也陶靖節之 其威先生歸倘伴山水之間徘徊釣遊之處吟風弄月飲酒賦詩是三子之虚先生 而能豈不為較實也與先生數歷中外,刑名錢殿以及進退人才諸大政靡不躬 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今日則可以久生矣彼功名富贵又異足云 古之教民也率用仁讓以先之緩急相濟有無相通故其時行讓路耕讓既避適 重濟清源縣水濟経碑記

讓而已余故伐石而誌之如左若夫嘉與觀成以母負行水勘農之初意是余之職 成 則有各上臺之今甲在虚東以該苦心是劑則有鄰大夫之案牒在無他亦云教 春鋪雲與溝陸鄉錯拊今湖告成勞不重可念哉夫力耕奉上賦則公家之賦也履 的的原因幸不至沒於禮葬若力郭白二都之有永濟渠也自明洪武間始也引治 馬余承之斯土奉此意以道民六載於茲而於水利尤所重益清為府也往成務事 體民用輯整雖畫疆分井指然有家人父子之風未當專利以自封殖也斯俗稱美 巴故桑梓也以爭始卒以讓終又何病馬余願自今以往清之民永思殿親毋忘今 水之流以沒因而取道必由太原縣之洛陽村酸金購地穿地為盡名曰古渠也乘 永達公銳意與除。百麼具舉機行交清太三也虚公審勘至於今始得歸我決陽·而 之東村民飲謂宜疏古渠便無如故道漫遇浸不可問遂至雀罰者數年幸今大中 図明之産にと言 徙於西古濕漸埋於是復購地守滿名日新濕唇最滋之新渠並於而分流又徙而 圖冊班班可考萬年九年。當事者奏請特蠲其稅所以恤此才民者至矣自分流速 日告成之難也洛之民水歸於好母忘今日質成之樂也是役也東法維公精疑不 厚藏高民則朝廷之民也捍灾如都官司之守洛人我人也急病讓雞與國之義二 不登野多茂草則渠道之多壅也余行野而相之鳩我父老而語之於者疏比者節

又母之責也於物且然而况民手今夫民之餘者寒者宴行而犯法者皆垂盡之 一牛也垂雨月矣十每食郵雨流意若感恩者頃之則報日牛病良已骨且合頃之 一姑為子養之牛,且待盡也可平,生唯唯放然受全去居亡何,則來報日自公之活是 見其阽危麼額掉心弗謂其命輕也骨已斷矣轉缺之命將絕矣轉近之不可謂非 者有性馬方其迫急角搶蹄法弗謂其無知也物雖微去死而就生字物者有權馬 之三年不磨者何為者也張子曰君子之爱物也有以哉物雖頑畏死而樂生賦物 又報日。牛骨合矣任耕矣。余聞之未信遣肆往視果然。今其牛尚服田也然則前此 于牛誠病理而盡其力病則殺其我一者不為也雖然我將甚子奏是牛以待其盡 進前日尺牛項以上者以下骨隆然境起是戴曲木以引車動處也其有牛一其骨 余以丁未秋有事於學荒之役藏体勝牛四十餘頭給耕者。一日。有東於都胡生者 斷且三年矣不任耕其貧不能勝到來願付諸屠丁而公禁私军敢以請余愀然日 也可户之以為己力余則何敢 生也的身為長吏而聽其裸行草食情然獨法網抱針欽以畢命死則竟死矣為上 而子信貧且奈何無已試言其直日直三金。余日然則我與子金而子歸我告子今 紀牛異 一一國學扶賴社印 以月じ国ア公三 皆經騎提問才就達適 大兵南下得免旋下雜髮令禁甚嚴九臨及伊伯君美公 既遇害死大鉞方羅維善類城宗室朱統鎮疏尽復社黨魁九臨與沈壽民吳應第 扶九計名青遊沈應瑞聖符張起將子及九臨為之升冕未幾江南擁立宏光仲取 鎮將意不慢依何未忍如誅杖四十。釋之九臨前髮冠黃冠日誦道您經杜門不出 名忽心動口吾固稔此人三头才士也伸具服當特原之九龍口死則死耳不受死 以不雄髮為鎮将吳某所娶問繫者四十餘先我數十人次及九臨父子。吳帥見其 楊惟斗金壇周仲取兩先生門時三吳名士結應社幾社既合為復社而吳色吳朝 期弱冠為諸生武斬第一名噪吳下太倉兩張松江陳夏諸先生交口推重遊長洲 此人耳目矣而亦有身雖不死而盡節無異者則如吳江張九臨先生其一也九臨 **敬禎之代天下之言文章氣節莫過三吳甲申鼎革其盡節里門者既備詳野史的** 夫飢者之猶可以飽寒者之猶可以煩犯法者之猶可以於全而瀕死之猶可以生 明初分縣治之西號治西張氏祖父皆以儒學顧大臨少沈潜好學勵志以大儒自 韓拱或號愧庵坐萬唇乙卯。卒今戊辰世為吳江人宋元問家越來溪號越溪張的 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青在長史是牛也可以感矣是為記 張九臨先生傳

難竟謝去年之十四年鄉人私益日貞毅先生 絕野史日或謂氣節二字士君子行己之一端耳於世道無預不知氣節之有功 當手抄先儒語録居敬近思二編是夕展玩不忍獨為文初學昌黎暮年喜止齊同 能識之脫好學權杖香明誦習以為常而根柢於儒先性命之旨不敢以佛掩儒也 浮休居士以自傷又稱枯木道人人呼之道人則應他呼則不應生平一語一動不 優滿戶外順治丁西茲受子非審以科場事滿成九臨喟然太息母謝交游坐卧 溧陽相雅重九臨既柄政言於 朝以中朝做不應作前或論田時論以見志部使 国本之国 卒聘九臨草創凡例於明末死難節烈諸較事多所表彰同事者意弗合貽書群 窩齒長孺顧有孝茂倫萬輯遺佚至有考證山左郭公玮令具江氣修邑志長孺前 肯有自貶損尤嚴取與交游饋之水熱笑受飽以全常取壓去所者中服途巷人 守令間其名請見皆不報同里吳茲受晉錫為莫逆交站子及孫皆受業馬問字之 其為人九臨且點且初時而混世時而出世美之而非性真也那當留心縣乘與朱 南之文 曰吾才小苦拘檢非此不足以拓心胸也書法宗顔鲁公筆力到挺而批肖 未就傅避兵時殤晚僅得二女国日益甚館粥弗燈天之於九臨亦甚矣哉九臨號 小樓顏日獨倚所著詩文皆號獨倚模集方九臨之兩遇禍也既盡破其極有一子 美三 國學扶輪社印

	بدناكمبا	-		بيجالات			البجود	بحبوب	المسمور	ويعويده		-
別月と種 火き三			The state of the s					固多野哉	先生無異所謂	吴江聞人說九	姚無之則重	於世道甚大山
1000000							,		先生無異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者。非與子傳九臨益軟雄斗先生之不可及也已	吴江間人就九路遺事不管不酸異欲涕也傳日當仁不讓於師	此無之則 畫夜班外而儀貌随为矣由此觀之氣節鳥可一日不存天堪問耶· 产	於世道甚大也學是辰之在天發眉之在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
į			•			•			即者非典子傳九	歐異欲涕即傳回	为其由此概之氣	预眉之在人初無
i								,	臨益数維斗先	當仁不讓於師	節鳥可一日不	所預然而有之
五甲集	-				0 0 0 0				生之不可及也买	九臨志仁與维斗	仔天壤間耶子宋	則天泉修而人容

.

華者又益甚之曰人主所尊惟天所恃惟民被且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矣夫 莫不成于和而壞于激其有以是非之影而激之者君子所不為而人亦有以自解 唐之激也以清流宋之激也以祖宗之法不可變是皆束人以至正與人以難受俾 而被豈甘為小人我謂其就之足行。而彼豈謂其行之必至於敗漢之激也以節義 平是非得失之内者其人必非悠悠無所持與情然無所見于中者也我欲為君子 察宋此其所造于國大而隱果事固難使人主知而人主胡由黃之恭蓋國家之事 婦人孺子知之曾王安石不知之乎。顧激于不可回斯亦部其辭以相敬而當時之 雖非亦必然據為是矣何也凡人能虚心平氣以盡去乎適莫之私者必聖人 不思其所為認定之言何因而發乃更執其言以甚其遇則吾雖是己渐同其非彼 門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解矣以安石之為國既不 不得從容轉從兩相持而不可下斯禍亂隨之矣今夫天變足畏也人言足恤也雖 曰此無當于我也稍負曠達且安然受之矣若其以是非之正而適成偏激之勢固 所難受然君子之所冒馬不能相與以平而卒以基禍亂者眾也益夫人而有介 臣功業林然可見者人主當之識之若精思為会疑語不介于胸襟功遇可同于 印獻子克綸 一三十一甲 心孔

韓子既失於乾部子又明其失而示以欲散之意則三軍易耳目馬姬論戎事叵測 國事之道矣夫韓子所斬是也卻于豈昧馬数之惟所斬非罪不得不耻往救救之 接已成恐不足分斬之錢而又生徇之歲斯言也亦不亮都子之心而不悟乎其成 范仲淹謂聲琦日為此鬼怪輩害事也夫敢誠以故之表非有利害切十人之肌處 夫部子难算之勝。晉侯賞之矣若所為分詩者。晉侯不知邻子亦不可以使知之 之役韓獻子将斬人卻獻子點將救馬至則既斬之卻子因目胡不以伯其僕日妻 事而適以敗壞股事者。如宋石介是也介以報范登用夏峽最相因作慶麻聖他詩 築者語之子罕親執扑以行無而扶其不勉者或問其故子罕与宋國區區而有祖 即韓子豈可認既斬之失以見短于眾将韓你之限於連而生又昌望戰勝之美哉 罪人而勸之以徇是重不奉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也且已斬而卻後至是韓子之 國神文园 有祝福之本也益好名懼該為臣之大患國事之亦爭不私恒必由之故有職美其 不及又不得不使徇以分其裁益富敵國對壘之日。三軍之以係于將帥之當罰倘 不將放之乎。卻子日吾以分該也韓非子議之日韓子所斬若罪人則不可救者非 可望其如再求子路置安石之為人而可責其為孔子預消此君子之過也晉康幹 使知則嫌限又生于朝矣宋皇國父為平公等臺城于農功子學請侯農功之畢 寒 老三 177万國學扶輸社印

|謹為宗臣其後如周勃木訥萬石君父子則孝。衛館廉忠無他腸直不疑不立名稱 一乎。使天下之人皆相率而為輕浮橋激之事,其有不亂者乎。西漢之或自蕭曹以朴 習因之世習者治亂之原也使天下之人皆相感而為忠厚雅實之行其有不治者 國朝文運 寒老三 張权長者霍光小心全日彈寫慎張安世履道避權皆相繼在朝後先寵用是故天 天下将亂則輕浮橋激之士顯天下将治則忠厚推實之士庸朝廷用念天下之士 何心哉此范公亦有悔于中而咎其言之不詳嚴若人臣必使名歸諸己而不顧害 前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恐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 者小民感時使之言學士動棄征之喜此亦相誠之不容己而直道之見乎人 下化之吏治悃倡而無華人心醇固而安静也嗣是如魏相之假借許史當霍氏勢 之始于世者吾越不知其何心也 其不然者追致仕録蘇軾賀只公雖退而名益重鎮做然日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 其善而陰行之范鎮以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你論安石置足服安石之心而能禁 然子罕巫止之于前范隸深惶之于後盖誠見乎美善之不可以獨居而短長之形 不可自下開也是故欲止人之非者必務隱其非而徐止之欲行己之善者必無顧 卓茂論 文 1

高而俗先變形未失而心已滴也光武初即位方當用兵性應策力見重之日卓茂 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崇時識為伴食军相抑知正以件食得之耶相 也論者以光武之所以得天下不在乎此豈知光武之所以治天下固其有安乎此 急于務者哉光武之優辭重禮惟恐不及者蓋深究治亂之原函欲以一人厲天下 遊慎為勇猛而臨官一時父教其子兄告其弟其不嗤笑扑扯羡慕傾巧則是国未 貢馬上書引然俗之言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染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臣何以 東則發其已住之私。雖中與賢相內魏並美然而宽厚之道,想早逃于丙矣。元帝時。 惟之所以自律當世之人其敢望也便或敢己之介以絕人終自高而卑視聚則其 段正使懷慎終為之不如環機為之之為得也若是則姓宋之才之功其誰非懷慎 之才之巧但使朝廷有人国事賴之則吾一人真可安然伴食其中疾况清介不恭 以無窮也懷慎所讓者姚崇正使懷慎自為之不如崇代為之之為美也所薦者宋 不患無才而患自用其才自用則才盡于一己不自用斯天下之才皆其才用之所 一小字。年已七十無他材能獨以寬仁恬淡度越群英首加封典此豈非迂闊而不 盧懷慎論 |国海山南村中

量已被其行已刻又安能虚懷推讓獨亮天工哉惟其無過人之才而不能是以 各見其才而無有角鍋鉢分寸以相勝為相敵者矣有絕俗之介而不於是以人成 流涕以恩何如耳 諸賢之所可及于古而下。未有睹其赫然耳目為然益以想其識度之悠曠也既屬 服其个而無有分奢儉禮俗以相形為相領者矣其始也若不及乎諸賢而究皆非 國朝文匪 寒老三 獵經其墓法然流涕倘使帝于崎嶇蜀道時間懷慎所以告宋璟虚從您者更不知 賢之事慎若預睹之使其不死必預有以防之也帝後校徽郭林如慎大祥因為罷 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就其手曰上求治如享國之稍後動將有檢人乘問進矣則天 國事夫的土甲

嗚此明天故寅卯之際魏忠賢以一間宦擅天于大權且五六年祠宇遍天下至與 落于數千里而在庭者皆其乾孫義子是惟冰山之類是處豈能改頭換面姓然為 實自一書生發之夫當其借横時即楊忠烈諸公適以是其鬼道可言之時矣尚有 天散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十一月魏忠皆逐遣補自經于途旋戮而熟首旱城縣 其十罪以進通政司猶拒之不納遂並針之始得上達斯時也致嘉徵之名聞天下。 四月 山王 一 若無事境士須具此器量始可有為益歎為不可及間與論其先世給事公檢論星 縊為可恨也于與胃監君為道義交聞其拜疏有危之者有重之者于過之則坦然 忠賢則官府內外。無不為之犬馬是以瑾生正典刑忠賢以其堂預漏密旨得以自 而天改是駕崇複段作斯到極而復之時矣在廷猶賭顧不敢發一言以一自監列 封而明之世臣曹城侯且以王封請群逆敬謀有不待九錫之命袖中之詔之勢俄 無忌上之詔旨必以嚴臣並行下之改事書除下必書上公三從華威所公侯伯之 孔廟孝陵並時頌語不倫有至聖字神多福多書或以九十歲為稱皆見之重奏而 不世出之男子哉嗟夫明遭關人之禍數矣以劉瑾之山惡其常尚能制其死命而 以殿臣公殿臣康孫當及意旨非世盡無人也忠直諸君子非遭其刑死即敗就淪 錢氏珠草序 三二甲

其與吾學編徵吾致諸書成好或異真偽難做未當不掩卷而三歎也夫實録之記 **报矣撰之于義于今錢之為何就不知之者。錢氏之未逐即何氏之永傳矣考之記** 巡游號其道文仰思風義始知錢氏忠烈之經本于歷世追請給事公復姓數錢本 雙核軍政主事公於陳治平議治安主着齊于嘉靖之朝而太守公時則陳武宗之 概多心畏而站家所述出傳聞非經而遺欲求信史以傳後豈不難哉每思合實錄 高潔淵雅之文亦不能傳即傳亦不能的然在人耳目之前當論二十一代之書其 世武福付梓人以垂永久命予序之謹述昔之所見並書其何之為錢以者其義 禮也者義之實也仍諸義而城雖先王之所未有可以義起其諸民孝康瑞後輯歷 子。保世滋大思斯勒斯皆錢氏也復何姓則錢不再傳而其姓泯亦不再傳而思亦 進無以益于時退無以傳于後志士之所悲也嗟乎。夫有所得為者有所不得為者 国本之图 輔時海世有遇不遇馬非所得為也網羅遺事以傳後其所得為也為所得為而非 何姓明初法處以賦役成貴州應關室行子裕始生屬青子郊之錢民以襁褓一樣 昭然在人耳目之前者惟史記漢書為然誠以遷固致述雅潔學者院而習馬故其 人其事即藉其傳以願余當與修有的實錄得級都石室之族覺其文解改其事跡 唐華公明史序 | 美三 ニュラ 國學扶輪社印

祭法能桿大患以死勤事皆宜犯士大夫遭時之阨勢窮力竭志不得就死以報國 代之因革與亡得失毀譽有以做其實而表其微是宣徒垂空文以自見者哉吾知 越中以其編次之且馳數千里寄予見子其序之予三復而數日度子有明三百年。 宴息之微政務得失之为或不得而傳或傳而訛或時之孤忠遺直遭讒被延屈押 祀于其土禮也况于數十年之後使人景典追慕經營追勉以堂以横伏臘傍得無 有明三百年其人其事固陷然在人耳目之前矣豫公其尚有志士之悲乎 靜氣澄志以詳惟于治亂是非之際當必盡去其忌與誣而獨存其確可傳者使 稽況遭遇殷難其間忠魂遗躅泯滅而未彰著何從而紀之也久之予友唐豫公自 图明文涯 一卷三 史朱公也公于崇祯五千十二月受命巡撫宣鎮鎮餉闕軍怨司餉而蔣公多方補 其指斯以傳光教公以淹雅之才不為時用棲道深山之中。為其所得為博採住牒 該表諸文率多譽·詞而鮮歌·嗟·北边若崇禎十七年。即用人行政之弊亦散失而無 而不得白或逛方僻堪孝子貞婦義風獨行質賤而不能達之有司而當世贵人之 所為而為之嗚呼豈易致哉宜宣鎮士庶之立祠礼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食都御 及諸家所述折衷于大道勒成一書自愧無文復念從異代之後追述往事其宮寢 宣府忠臣義士祠記 甲

遠近聞風奮起求必無郭子係張存誠之倫出其間於何叛間逆的室風送款公力 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属将士相持而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 之時監軍不叛鎮帥不降與公死守宿將義旅出奇播附以過阻其我以推敬神京 允或為變乃招承允伏健卒何之。承允未至而賊薄城下矣公督衆以火器擊賊賊 充搞軍眾皆感泣亡何監視官官杜熟總兵王承七降賊動復說公降公念擒動承 武神神軍民于城上申說大義天死守出一篋衣取緋衣屬從官日以此發我餘悉 他衛公景場不屈死鎮師周公遇吉舉家戰死慨然日真男子不當如此乎遂集文 THE THE 徐城河當江淮之衝賊所急事杜慆以孤城捍之卒致泗完而賊旋滅使賊鋒狂突 疏付從人而縊賊至數其忠移發于僧舍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掉患死事公可 間開南門賊遂之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軽賊而賊已挺刃于前公拔 既賜飲恨致鬼嗚呼此一鎮之士民所以感憤當時而與思異代也公諱之馮字德 流寇破潼關渡黃河為網繆之計具備而太原軍武大同相繼陷公賦中丞蔡公想 無愧矣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速死守睢陽以遮蔽江淮身雖死而賊亦困罷助核 佩刀倉擊左右过搬公行公日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鄉衣登城楼北向拜以遺 足斬首亂七人併斜司的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之何 國學扶賴社印

思能維風化顧官其土者之職也同時諸生姓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于學高 生為學知大節係範修整窓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數日桿大患而以死動事者惟朱 而為乎多政具公允謙繼鎮劉公其同知汪公其推官李公其相與執議觀成夫勵 **灰集講學諸書持正于其年八凡歸爽祖兆先是公遇變從者煉遺疏問奔京師始** 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學以讀書踐優為本務平時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 次不變后青州時又賀道梗留家人濟南既而濟南被兵公配馬安人墜井死母李 我公為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為好尚少博極群盡即究心理學持是道造 **羣盗囊素人不敢問且與秦寇将角公計擒之大患潛母當及器其材由然政投節** 濫殿工加級忤忌者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即中浙江致事青 山號勉感。世籍宛子。登天改乙丑進士時名之而投户部主事以離逆開魏忠賢冒 図明と匿見を言 世祖章皇帝憫念前明殉君諸臣核實錫益祠祭田宣鎮士庶感 知公死館哀如之命甫下而都城旋陷恭逢我 州祭議河東副使晋参政数歷中外。皆以清方該恪聞至大者河東宗室朱全宗為 太安人不食死公哀號徒步扶機歸葵廬上基側布衣疏食終身不易痛安人節烈 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公義出于學校力輸于問左祠公丁十數年之後豈有所為 EL 甲

隱見茆屋酒完接曳牆角問棋者。日桃源也又數里清流一泓。三石偃卧水中。色純 |乾河濤聲終夜來枕上晨與舍與策馬沿河岸行岸倚山麓下臨激流廣不數武依 中直望亂石、如去。如要如於企如鳥属蹲如歌擾不可躬際指鄉園合家華散雜或 紫徘徊不欲去過此則南莊南莊者仰山南之果樹園也居人幸衣食樹果從流水 檀之間寂寂惟聞馬蹄踏碎石聲亂流從石上流踏流而前忽左忽右林壑虧蔽书 洞西來入河駕小橋其上週橋行山中 十年,始獲信弟崇節為終往游兒照以職守不遑後想然照然默及從子表外孫張 山旅旅峭壁如壁使人目不暇瞬而波涛沟沟脚下爾性石怒奔數里忽有清泉從 国身、万区一人天三 直嚴新絕或危性欲墜或嵯峨於頂上 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己而果死鄉大夫以下知公屬為之記。 格騎而當十數旋折而上復十數旋折而下戀谷回互北貨横環朱實黃藥錯出松 鋪置侍行經歷石口門人如都閩張具餐于承恩寺飯能指軍莊關朝宿馬廟近秦 棒間石骨嶙峋千崎肃南逼人因合深秋紅樹着羅家格搖綴必更有殊勝在再四 滴水巖去都城西北八十里皆游于明崇複及辰三月爾時花初等草始第古木荒 游滴水凝記 一或此峰於肩側或坳窪碎錯于趾下岡陀風級 一餘里望蘋際一廟安一大樹俗呼朝光庵 國學扶輸社印

意趣在山水間登峻嚴於澗水陰怪水族奇石暖宜眺幽宜坐摘方榜異施施浸還 行耐酒脯皆不得陳以東晚食聽望高深紛丹駭望鬱為錯編發為抵衛奔奇競夷 為龍妝龍時出沒馬憶首來見一白蚓蝮蜒其上首如蝸兩角遊起僧言龍也友 乳垂垂若未開之蓮蓮下小池注水不竭山之所取飲也上望與宇為龍島側類科 步之所至皆可怡依若父華堂高閣選字修解如碧雲水思諸利能食沈醉其中但 崔子忠正色曰龍所往來宜宜履聲火屑相溷思其言良是遂出追茲來僧嚴戒律 到別文涯、巻三 可謂之遊寺非遊山也因吸茗而展夜半產順小石擊簷瓦碎群如震既而晚鐘琅 不可端倪始驗秋遊之果有殊勝矣或謂嚴下殊逼側但堪一飲茶耳干則以游上 石屏列歌崎好處勢若熊熊登顿怒脫欲下。最複若龍高十丈许深廣半之水自一 諸峰屬層如雲有平視其類者有俯見其者者峰風掩映忽路半醫者仰視嚴疑記 面滴滴絡繹若屋滿然冬則假水柱中建三楹塞過半矣嚴凍則般三楹殿前餘地 忽逢去徑山山環錯若手指穿插人若峽裏旋轉類城緣花辦殆柳子厚所謂迫返 不盈畝東次僧察二楹再次客舍二楹再次則洞洞可容千人傍一心熱涯而入石 迎合宜干奧者也灌林動盡時懼虎虺突出持人俄而高出樹不俄復潛行谷處望 山、以為過此當至至又皆然如此約餘二十里始至嚴下、險徑斗折而上望經來

44 X256 V480	Ozganisti king mengangan	es per argent du accesso	area area and special	n shancas di salah	en par sedesti releventa e est en antido proseste con
					二十九日。昔遊千年二十七分則六十有六矣。
					召遊偕歸是為康熙丁未八月

也而終不遇三仕名郡最得士大夫心而於舊野遺老尤加禮遇即其治行高等可 核芥子。高銷緘滕身自料理形势神困年止六十。抑何窮也善既後死而不為之述 至則君近去是月之末竹浦返自南宫鼓中逆之於西村相向長號近無乾上已而 其手是干亦殺其肺肝處吁鳴吾誰與為友矣。到滿生平續學攻文視高第猶承姆 稅駕於微官奇文共寬疑義與析。万將數展夕而慰索心而則浦竟安在熱竹浦戚 在故吾三人者童中而交近於白首临明風雨不二其音平既生遷於逐舉刻浦亦 視竹浦青衫那落長動稀疏首指席眼睛言百里有聖樂據鞍之意而吾劍浦克安 哽咽但目村干雜者是在君矣于忍淚領之而已初九日來明然來報君疾學趣 癸丑春正月于强起往候之到浦猶能自理醫藥二月 和復視之則氣逆不下執手 壬子秋九月。平墨楊吾在蘇劍浦日來視下冬十二月子病少愈剑浦之病乃大作 劍浦考民部雨石先生己西鄉舉服官中外所至著歷母馬太宜人賢而治家有法 即能復知劍浦孝子乃按竹浦所為行略而傳之君蘇姓諱本眉先君子封學士中憲 旦夕太守万面而竟以事盐官索蕭派做衣機食光監凌雜精繁交至府牆乾桂空 公贈之字曰道生劍浦書語子曰吾見宋文山公有子名道生吾且更吾字矣因稱

· 方貢辛卯諾選人得平陽別駕平陽大郡號為饒君温恭自持不敢以廉加人當著 子子曰甚愧君君感而江宁亦江竹浦至亦江君自是益落落不得志戊于以副榜 見衣表不復能豪飲矣而攻苦自如問與竹浦及予論詩謂王李之風肆好而鍾譚 文而赏異之謂且先蘇生鳴因以節潛谷先生面史手授于而君之以撫州貳守歸 · 莊騷史漢丹鉛而洛誦之先君子以為食生不化弗善也即南田先生亦以為字生 業甚篇禮先君子於弘相磨切子年十八失君子命隨諸君為文食時竹浦年二一 太平聞喜雨已蒙去後人輕見思己未陛河間府同知河間畿輔地稱難治君補治 詩若文者皆屈指兩蘇矣壬午省試異楼發于自往觀之而回君迎謂于日子停之 之旨幽削吾於諸家敢其長馬耳不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也自是二東諸君子之為 思治二戴禮粉為精熟丙十秋僧信得而失之君不能無對我遂患怕自是在弱骨 也索中無長物惟史由經釋及潜谷集耳是劉先生之所以臨台東者也君好學深 西村時年少氣銳君朝夕孽孽矻矻於所謂文定文待者于由松不甚留意順手鉢 生三子。長光眉次統眉即竹浦君其李也雨石先生老而好學課竹浦與君為樂子 國朝文匯《卷三 有三君年二十有一。每會時與而至及文先成者必吾三人也两子威吾三人讀書 文何語君獨弱勉之是在熟之而已後彭泽劉觀歌先生來為军命題試士。一見子 三三國學扶輸社印

一赞日子與劍浦少時猶及聞天政甲子乙丑問事。每私指數當世之責公鉅鄉謂富 宿盗大猾無所假借平事大嶽酌法疫情不為阿比橡吏洗手相戒每出入人輕指 政大夫贈民部公馬太宜人如例君念太宜人老病將謀陳情歸養而以捉身應大 矣丁民部公類歸原子服除補江西撫州府君既早請東鄉艾干子所著書至則廣 榜其道文而與諸士大夫論學清操益者民謠誦之有真不要之語值 吏廉而仁必已有子有子則以吾女妻之時果已舉子若於無州署發書而讀之友 恩旋里居先中震奏君年四十六矣而未聞舉子予賴以書抵之曰君且歸矣君為 笑無違甲長太宜人考終若孺子啼如丧民部公時也方君之能無州也于正蒙 軍不如數與同事者皆議罰當降調同事者或不平君釋然安之歸則侍太宜人色 一貫之幾何而甘以其身為属若念源先生之超然評論其賢於人達矣及平備員史 一著竹嘯諸集業已行世不復次 過事其姑之病以理其家者也次于異者從叔庚戌進士南英壻也三子呼而陽於 目之日是舜也短而难殆不可犯皆撫臺便者皆才君而重之應刻屢上行且内移 秀在君平後君配丁氏封宜人故選郎念源先生女有婦您撫請于如己出到浦所 人江山黄子房在座相顧數異遂訂婚馬君長子醫即君病巫所為託子品欲子女 図月と重要を三 三五 P 覃恩授奉

吾三佐郡而超走於上官其皆而深者無論已即甚有所誅求者子亦手侍不予索 以俟後之君子。其以為何如也 也臺使者與司理其人足以發其官而其官終不可概發劍浦之持論有如此者并 治民之道于是以論而者之俾後之方文學吏治者有所觀覧馬劍浦又當謂于日 · 負吾友也予既傷老友凋謝古道浸機後生来者不復見昔人讀書為文之法事上 局編解前錄。面有感於敢植兩朝朋黨交煽國是日非民窮盗起馴致亂亡以為好 THE STATE (臣懷敗事主欲縣周縣宜鑒有殷故不揣狂情妄有論奏雖後罪遠竄亦以不 国局出海社的

一果許以上,尹善廣成乘權治人。必為酷吏嚆矢即巢燧林胥將易面而同鍥獅封豕 命。而上帝君師之所張好生之仁所由求者也今乃謂水熱而火寒坐以所違絕之 禁湯其心但化二其意也乃能一體萬物過其比危以措之常諡此萬物之所以託 之學輕富贵而齊生死是已然所謂輕富貴齊生死者不以世禁湯其心不以但化 矣頃讀粘于訟牘之序,道獲我心乃慨然論之曰甚去蘇子之失言也夫刑名之禍 您則是世之沈酣利禄官私其七尺若九縣者皆足為博施九有道濟天下之人而 而歸衙於道德申韓之寡愚而莊老受其处平心之論固如是完蘇子之言曰老莊 之禍北於此馬雄奇博辯之談不如其暗啞也吾自讀蘇子韓非之論而心訝之久 於建心矣不然而為蚩尤之霧於涿鹿之野令黃帝之聖幾環其招搖則天下後世 國朝文匯《卷三 足以為仁而殺人亦不足以為不仁二言而已夫愛人不足以為仁豈謂人不當她 矣有是理乎此治亂之所由分而蘇于固文人也豈智不足以辨此縣蓋其意之所 二其意。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朝間夕死可云耳夫古來聖賢惟不以世 君子之言天下之日月也次之亦為星漢次之亦為燈燭煌煌乎為功於奉目為功 獨於辨之所甚九而以為吾獨得其隙可破莊老之千櫓而攻之無難者則無人不 三五一國學夫倫土門 髙

未必至此也即四千者惨刻寡恩為千古酷吏鼻祖矣此自其性生固然豈其必受 成據等張湯定夷書杜周治奏贖不過如此而明是非切事情子長所云之申韓尚 父盤旋俎豆被儒服者而子亦必行如道之異者復反而相成必然則天下之擇行 業藏史之門鼓陵漆園之舍而乃至此極哉夫能正天下之刑名者道德也惟明惟 坐以莫須有之条其於酷吏舞文鎖銀周納之術有以異乎否乎。春意郅都定際前 沒云願呈謂桔槹之潤器第之凉無多而完岡之火成陽之炬遂亦不足焦土光且 彼有取爾也正謂桔樨之施不及膏雨娶更之揮不及凉聽則雕處照照視在有為 者安通而可而後免意外之杜根耶即再以蘇于之諸論衝之其於楊雄論中謂退 屢遇而于子子盾之難無能自能如以字斯話首鄉也則曰此放言高論之過也其 為之未聞有以道德而掌刑名者也夫餘子之論者多矣好為高論如不顧其安亦記 畏而三訓得宣者熟為之能止天下之刑名者道德也不干不犯而四方從故者乳 以為不仁則二子雖方外之學未當有是言也乃及其解而引申之附於將极同之說 三寶而首題程下之言則有之是孺子而表婦人添園之言則有之若殺人而不足 父殺人報你其子必且行劫盡道之同者沿而加屬故也以申韓而咎莊老將母其 /取佛老刀流入佛老而不自知弦無刀弦申韓而身為申韓光達蘇于亦深有得

雜下。慷慨好義為古人韓生自先生延之為其子仲美師父之先生為許州佐士子 干少而好讀唐人傳奇諸書於刻俠及諸義烈人恨不旦暮遇之偶仲美過我酒問 適來視伊美知将南行因問日十里畏途道非不可行也仗級從子者幾何人仲美 談願之事賴不禁擊節浮白婆娑起舞也劉义願字顧之已厚生文筆為其不寄 城陷死之仲美線經往迎廣柳時蛾贼充斥豫州路鮮行人親友惴惴無從者願之 **桁禍後世可也** 知不亦笑商君之法自弊哉然則君子之立言歸於中乃可处勿輕誠聖賢而以學 所知也即絕聖集知聖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語亦足來蘇于之議而有餘矣莊老有 于。蘇于其亦甘心不至立論亦如行法當以平恕為原莊也蘇子半生多口孽之患, 宗之書其欲破輿論以行其意始視介南而先鳴者倘後人以新法之害而坐之蘇 於莊老之學而為此光於首卿論中謂首即快一 平治而曹平陽清靜常一同於祖龍之攸赞其害又常後於李斯耶冷觀終于上 招擊莊老以為快而使後之致治者或以道德為鴆毒而寒足去之將漢文帝丧其 日未敢以煩親知也願之毅然請從不返舍即樣被行矣次東明暗舊邑今辛君以 劉顯之傳 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夫 11111年 英

|海間町日中好人語之故隔垣度食得以無甚發越較陽去萬父之達許州城破後 一藏衣冠地里日一二残民感公遺患已伐北壇柏為桴馬乃導子至舊僕惟王代與 居民四散學問無知者遇一人自言名田忠先生舊役也道汝父殉難事其話故指 手問狀願之日別汝後即至新鄭賊騎敬野見于两騎谷驚悍鳴鐘發礙予夜宿林 病日號河干。忽見鶉衣憔悴徒步來者依稀似顯之仲美疾超江問日先生人耶鬼 各就道在省黃河突有南陳叛共至盡劫行裝殺與夫二人子裸身越牆伏河畔僅 而王代與有前討賊時俘婦為室不欲北于與田忠曲喻之以大義且曰北歸便乃 且将中文上臺請購有舊例十卻之即售馬得百五十金成二與與大倍之為行計 在侍香火受色人弔唁色人致年参給朝名国界累美因治裝將還時府委官挽留 耶願之日幸甚無悉汝父松在後舊僕王代與扶之旦夕至矣仲美乃拜伏地哭執 故知及當路書數面令往商進止約七日為期後二十餘日音問告派仲美奏甚扶 顯之决不容己已也會有鄢陵人單騎北來者顯之跨一馬傍之南下。仲美作河南 至滑縣越衛輝至新鄉仲美病不能前計無復之顯之將隻身渡河而南仲美難之 别墅止之顧之不可必長垣濱兵滿野城中戒嚴閉城中者十日出而次開州西折 國朝文匯興卷三 一怕蔽下體乃號於市口我山東库生來迎許州死難同知韓 國學扶輪社印

直報止耳當不至則骨不可解若有清埃之德必倍徒價之矣倘其人多機智而不 談交进思怒事子曰思怨不足深論視其為端人與否耳彼誠端人也即有怨亦以 以是責人之報則實應且僧者有之被鄉會兩層師此終身禁責之階也其為知己 千古笑柄實多就至於三別而獲剖璞一言而識然明此事故是千古難矣難矣而欲 死践羊腸履虎尾而卒使丹旅北還首叫無恨此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向有人與于 中亦習氣耳光以片言生羽毛也而每懂阿己者雲務中如龍張吟咏即官牛酒為 劉君文奇崛人不識也而生白先生獨賢之有知己之言在婚知己二字出文人口 奏于急返公板前面並未投也仲美槍地哭不能起少旅蜜果至了由衛河歸為夫 恐後者必此人也嗟光緩急人所時有也苟能手執司命之籍富貴等連若操左奏 劉君之於衛民賓師函文誼耳然非有金石深交而公子亦未當長跟以請也或日 主也感子言而前日公好義天下宣無義士子乃道夫四名推接而則三日北渡河 公靈極者也特以親知義故冒險前來令被如不能前矣其子某俟於河下,汝董有 能扶棚過河者當不惜重酬汝時河南被兵久里人各分寨自衛有張王兩人皆寨 可測也突梯無媚能未言而得人意他日一有小作不止前數頓失其來機下石惟 一言乎。而當其掃濯公之門掉臂而不顧者比比是也若夫沾沾一言不惜九

						在訪之相與飲酒縱談並叩其未盡之奇馬視古人所傳義使何蓋加於人數等矣劉君今年八泰餘神尚王而固躬邨落中人少則日交滑澤超佞之人以為金石可也不然變出不意可以託緩國朝 我 匯 《卷 三
						等義使何若也 各中人少知之者子將攜樽 可以託緩急者幾人哉劉君 三之 國學扶輸社申